

抱朴子內篇校釋

王
明 著

王明著

抱朴子內篇校釋

中華書局

抱朴子內篇校釋

王 明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¹/₄。印張·207 千字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7,200 冊

統一書號：2018·159 定價：1.35 元

序言

一

晉葛洪（公元二八三——三六三）著的抱朴子內篇是一部富有宗教哲學和科學技術內容的書。它的史料價值主要有二：一是有關道教的史料價值，二是有關化學技術的史料價值。

道教原來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在東漢時候就逐漸形成了。原始道教多在民間活動，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等都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往往利用民間道教做爲動員和組織羣衆的工具。如東漢晚期的張角就利用太平道發動黃巾軍這樣全國規模的農民大起義，後來張魯在漢中地區，也利用五斗米道進行反抗封建統治的活動。

封建統治階級也相信道教，但與民間道教不同，是在社會上層活動。葛洪所鼓吹的道教是封建帝王和貴族官僚信仰的道教，是祈求長生不死的神仙的道教，是反映了門閥士族的利益和願望。民間道教和貴族道教的主要區別：前者叫做鬼道或巫鬼道，如張魯據漢

中，「以鬼道教民」（三國志魏志張魯傳），以符水治病。後者叫仙道或方仙道，即服食藥物企求長生不死的神仙道。秦時，有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等，皆燕人，「爲方仙道」（史記封禪書）。這個方仙道逐漸發展而爲神仙道教，都是爲社會上層統治者上至帝王旁及豪門貴族所信奉的。天上的神仙是人間貴族虛幻的反映，貴族支配庶民，所以神仙也「役使鬼神」。這就是恩格斯所謂「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三五四頁）。無論是巫鬼道或方仙道，歸根到底，都是宗教迷信。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頁）。對勞動人民來說，它本身是起了一種欺騙和麻痹鬭志的作用。

葛洪爲了企求長生不死，而信奉神仙道教。他相信利用藥物，特別是煉製並服餌金丹，可以達到長生不死。這種妄求延年度世的神仙思想，是十分荒誕的。早在東漢王充論衡道虛篇裏就被批判過了，認爲「物無不死，人安能仙」？但是葛洪沈迷於宗教信仰，却不能覺悟。他爲求長生，研製金丹。值得注意的，就在研製金丹的過程中，他閱讀了許多煉丹的書籍，作了不少的類似的科學實驗，紀錄了煉製金丹的方法及其化學變化。這樣就在科學技術上下了許多苦功，客觀上作出前人所未有的貢獻。

二

葛洪從他的宗教信仰和科學技術實驗所反映出來的思想，可以說具有彼此矛盾的兩重性：做爲虔誠宣揚神學的宗教家，當然是歸依唯心論；做爲注重科學實驗的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界某些物質變化問題的看法，却含有一些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

他的宗教唯心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神仙思想；二、宿命論。二者糅合起來，構成一個脫離社會實際的超世間的人生觀。比人生觀更高更概括的思想是他的神秘主義的本體論——暢玄篇中所說的「玄」。

做爲貴族道教的鼓吹者，他的神仙思想是根深蒂固的。神仙道教的特點就是幻想在超人間的世界裏永遠自由在地過着人間貴族一般的生活^①。他們害怕生命有限，深感富貴榮華如朝露，轉瞬間煙消雲散，所以妄想長生成仙，永遠享受。

葛洪所以提倡神仙道教，這同他的階級出身、所處時代和個人遭遇密切相關。由於他出身地主階級的名門望族，代代有人作大官。祖父在東吳，歷官吏部尚書、大鴻臚、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父親仕吳，作過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吳平後，入晉爲邵陵

① 參閱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節神仙道教的中心目的。

太守。葛洪自己也因爲參加鎮壓石冰的農民起義軍有功，賜爵關內侯（參抱朴子外篇自敘、晉書本傳）。但他所處的西晉時期，是內外矛盾交織、戰爭頻仍、社會上極爲動蕩的時代：有八王混戰、張昌石冰等農民暴動以及北方少數民族貴族的入侵，直至西晉滅亡。所有這些戰亂，紛至沓來，使得他生活上極度動蕩不安，精神上消極悲觀，所謂「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論仙）。接着在東晉剛剛維持偏安局面的環境裏，生活上也還是不安定，政治上也並不得意。葛洪以這樣一個飄零沒落的士族世家的子弟，並受社會思潮的驅使，於是尋求神仙道教以自慰，幻想有個清靜恬愉的神仙世界。

抱朴子內篇裏充滿着神仙家言，而以論仙篇爲最集中。大肆宣揚神仙不死、神仙可求、學仙之法如何如何，極盡荒唐附會之能事。

與神仙思想相應而實相抵觸的有宿命論。葛洪說：「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塞難）。這是說，人們生命的長短，預先由天上的星宿所決定；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必得長生，如命屬死星，則其人不信仙道，不得長生。依照葛洪這樣的說法，既然有人命中注定信仰仙道，必得長生，那就坐待成仙，何必勤修苦煉，唯恐不能得道幹什麼？他又說：「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稟受。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辨問）。這是說，凡是成仙的人，皆因受命之初，遇到神仙之氣，這也是屬於

宿命論。所謂「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正是先天的人性論，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罷了。

葛洪的宗教唯心論思想，還集中地突出地表現在「玄」的本體觀念上。他說：「玄」是「自然之始祖」，「萬殊之大宗」。它的作用能使「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治億類」（暢玄）。這個超自然的神秘主義的「玄」，是創造天地萬物之母，是先驗的精神性的本體，不是物質性的東西，無以名之，名之曰「玄」。修仙的人在於冥思玄道。所謂「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之要道也」（同上）。這個玄道，委實是神秘主義的淵藪，道教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

所有這些宗教唯心論的思想都應該加以批判。

道教自從東漢成立，到了晉代，先後撰述道經符書，爲數頗鉅，但是後來大多數都已經亡佚了。抱朴子內篇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方維甸校刊抱朴子內篇序）。單就遐覽篇來說，就著錄了各種道書神符都二百六十種。其它如對俗金丹黃白仙藥登涉雜應論仙等篇提到的還有不少哩！

這些有關早期道教的典籍，大部分早已不見了。葛洪在抱朴子裏加以著錄，有的還撮述它的大意，使後人略能窺見晉以前道教的梗概。

總的來說，抱朴子內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較完整的理論和有多種方術的包羅萬

象的重要著作，是研究我國晉以前道教史不可缺少的資料。

再者，與科學技術實驗密切相關的樸素唯物論的觀點不可不述。

葛洪的整個世界觀，宗教唯心主義占主導的地位。值得注意的，他有一些片斷的自發的唯物主義觀點。而這些片斷的自發的唯物主義觀點，同他在科學技術上的實驗和細心觀察是分不開的。這個情形，正像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說的：「在古希臘人和我們之間存在着兩千多年的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因為問題決不在於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批判它，要從這個暫時的形式中，剝取那在錯誤的、但為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形式中獲得的成果。而這是如何地困難，許許多多自然科學家已經給我們證明了，他們在他們自己那門科學的範圍內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在這以外就不僅是唯心主義者，而且甚至是虔誠的正教教徒」（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五二七——五二八頁）。這段話給我們一個啓示。現在我們來了解葛洪這個虔誠的道教教徒的幾個唯物主義的觀點。它們是：

（1）論氣生天地萬物 葛洪說：「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至理）。這裏的「氣」是指充滿宇宙間極其細微的原始物質。人就在這個「氣」

當中，「氣」也就在人體之中。自天地至於萬物，沒有什麼東西不是依靠「氣」來生成的。這個氣生天地萬物的理論，無疑是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這個觀點首先來源於對自然科學的長時間的實驗和觀察。例如他在黃白篇論自然變化的原理說：「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雲、雨、霜、雪原來是從物質性的氣變成的。如果人們掌握了自然變化的規律，就能以人工的方法來製造，製造出的東西跟自然的東西一模一樣。這方面，下文還要談到，這裏不多說了。再就思想的淵源說，王充論衡自然篇所謂「天地合氣，萬物自生」，不能不對葛洪發生影響。後漢的原始道教經典太平經說天氣下流，地氣上升，「兩氣者常交用事，合於中央，乃共生萬物，萬物悉受此二氣以成形」（太平經合校六九四頁）。葛洪這裏氣生天地萬物的觀點也正是太平經裏的觀點。

（2）論形神關係 葛洪說：「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一作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至理）。這裏，從兩個譬喻來看，把「形」譬做堤，「神」譬做水，又把「形」譬做燭，「神」譬做火，說明堤壞則水不留，燭糜則火不居，所得的結論是：精神依存於形體。這是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而且以燭火譬喻形神的關係，正是漢代桓譚王充以來唯物主義的傳統。所謂「形者，神之宅也」，也是表明形體是精神所寄寓和依存的地方。但

所謂「形須神而立」這個命題，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物質的形體不是精神的產物，相反，精神却是物質的最高產物。這個命題也是同他所舉兩個譬喻的結論「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相矛盾的。前面這個命題是主觀臆斷的，精神的作用誇大了的。後面這個結論是符合客觀實在、符合自然變化的規律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前面這個命題是宗教家幻想出來的命題，後面的結論却是科學實驗家所得實事求是的結論。應當指出，唯物主義一元論是排除精神肉體二元論的，它「主張精神不是離開肉體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頭腦的機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列寧選集第二卷第廿七頁）。所以堤水和燭火的比喻，在理論上都是不完密的、有漏洞的。在葛洪身上，體現了宗教家和科學實驗家兩重不同的人格，因而他的思想也不免是左右矛盾、互相抵觸了。

（3）論物類變化 天地間物類的變化是無窮的、形形色色的。比如「氣變物類，蝦蟆爲鶉，雀爲蜃蛤」（論衡無形）。這些是自然的變化現象。而人工的變化可以替代自然，這是一種巨大的創造。比如從鐵礦砂冶煉成鐵，從銅礦石冶煉成銅，當然需要相當高的科學技術纔行。這對於鐵和銅的原來性質沒有改變。它把非鐵非銅的雜質游離分解出去。這是一種情形。至於從本來不是那種東西，用人工變成那種東西，它的意義就大不一樣了。例如「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雲

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黃白)。這是說，用陽燧(古代銅製的凹鏡)向日可以取火，用方諸(古代的方銅鏡)在月下可以取水。雲雨霜雪是自然變化，但人工可以用藥物製造人造雨、人造冰、人造雪。鉛和丹的變化以後還要詳細論述，這裏暫且不談。所有這些，說明「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只要掌握自然變化的規律和方法，都可以人工製造。金和銀也是能够用別的材料製煉而成。葛洪這個以人工製造雲雨霜雪的思想影響很深。後來偽書關尹子就根據他的意思而說「風雨雷電皆可爲之」(柱篇)，「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物者，如冬起雷，夏起冰」(釜篇)云云。這就進一步說明雷電也可以人工製造了。

特別值得指出，葛洪從化學實驗和其它實物的變化來觀察，已經初步有了物種變化的思想。他明白否定一種自然物不能以人工的方法來製造，某一種東西只能變生同一種東西的說法。他說：「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但俗人不肯相信，却說「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且「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他又批駁了那些愚人「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驪及駝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論仙)的形而上學的看法。「物各自有種」，比如馬生馬，驢生驢，鉛是鉛，黃丹是黃丹，普通的家庭常識可以這麼說，但對於天地間萬分複雜的物類變

化來說，畢竟是局限於形而上學的同一律。葛洪自發地擯棄這種形而上學的同一律，主張物類是變化着的。就生物中動物而言，例如驢和馬合交可以產生非驢非馬的騾及駃騠，就無生物而言，例如化鉛可以變成黃丹及胡粉。這是樸素的自然辯證法的思想因素。今天我們知道地球上的生物，原先也是由非生物變化而來。葛洪在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初步孕育着物種變化的思想不能不歸功於科學實驗和細密觀察。

因此在科學技術的實際應用上，他駁斥了「必須同類，乃能爲益」（對俗）的思想。比如在醫療傷病方面，他舉蛇銜膏能再續已斷的手指爲例，說明不必求同類的東西來醫治，而用異物醫治，適見成效。

葛洪這些個別的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成分，同他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首先是煉丹術對化學方面的貢獻。大家知道，我國古代的煉丹術是實驗化學的先驅。煉丹術在晉代以前早已發生和發展，東漢晚期周易參同契一書是所謂丹經之祖，魏伯陽已經作了理論性的概括和描述。但是參同契裏缺乏煉丹的具體方法和實驗，在科學技術上，抱朴子確比參同契優勝得多。像金丹和黃白兩篇那樣具體地介紹多種煉丹的方法，尤其是像黃白篇紀錄以武都雄黃作黃金的方法已經這樣詳密，這在葛洪以前的任何道書裏所

沒有的。

抱朴子對煉丹術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使我們對煉丹術的發展可得進一步的了解。以金丹篇為例，它所涉及的藥物有銅青、丹砂、水銀、雄黃、礬石、戎鹽、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赤鹽、曾青、慈石、雌黃、石流黃、太乙餘糧、黃銅、珊瑚、雲母、鉛丹、丹陽銅、淳苦酒等十二種，「顯然較魏伯陽參同契裏所提到的要多得多」①。

葛洪不但提到許多煉丹藥物的品種和詳細紀錄了煉製金丹的方法，而且從實驗中觀察到硫化汞加熱後所發生的化學變化。金丹篇有兩句概括的名言：「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將丹砂煅燒，其中所含的硫變成二氧化硫，而游離出金屬汞（水銀）」。「再使水銀和硫黃化合，便生成硫化汞，呈黑色，放在密閉器中調節溫度，便昇華為晶體的硫化汞，呈赤紅色。它的反應是：



可見葛洪對於還丹總括的話，是可以用化學實驗的反應公式表達出來的。

①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第六九頁。

② 中國古代科學家（修訂本）第五六頁黃國安葛洪篇。

葛洪對於鉛的化學變化的認識也是深刻的。黃白篇說：「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爲鉛」。前一「白」字指鉛能變做白色的胡粉而言，後一「白」字作漂白去色解釋①。「鉛性白也」，是說鉛經過化學變化可以變成鉛白，即胡粉，也就是白色的鹼性碳酸鹽。鉛白加熱後經過化學變化，可以變成鉛丹，即赤色的四氧化三鉛，這就是所謂「赤之以爲丹」。赤色的四氧化三鉛再加熱分解後，可以變成鉛白，這叫做「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爲鉛」。抱朴子這兩句簡括的話，正是「他對鉛的化學變化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後所得的結論」②。

還有葛洪對於金屬取代作用的觀察也值得注意。他在黃白篇裏又說：「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外變而內不化也」。曾青就是硫酸銅，又名石膽或膽礬。用曾青塗鐵，就是使鐵和硫酸銅溶液起化學作用，鐵取代硫酸銅裏的銅，它的表面附有一層紅色的銅，故說「鐵赤色如銅」。這個化學反應是：



因爲用的是塗抹的方法，硫酸銅溶液只在金屬鐵的表面上發生作用，所以說它「外變而內

①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第七三頁。

② 中國古代科學家（修訂本）五五——五六頁。

不化」^①。這表明「葛洪已經實驗過鐵與銅鹽的取代作用」^②。

此外，現代科學家還注意到「金丹」這個名詞始見於抱朴子內篇，製煉金丹的屋類似現在的實驗室，又泥法用六一泥，這些都是最早紀錄在抱朴子裏。用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七種材料作成六一泥（六加一爲七）。以後又有用不同的方劑合成六一泥，其用處有二：一是以之塗密接合處使勿漏氣，二是熱的絕緣體或使溫度的變化不急驟，有時泥也參加化學的反應^③。可見六一泥的作用不小，是煉製金丹所必需的。

總的來說，葛洪在煉丹史上的貢獻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1）第一次記載了許多現已失傳的煉丹的著作；（2）第一次具體記述了許多煉丹的方法，金丹黃白兩篇中有些方法是經過實驗的，記錄得很詳細；（3）通過這些煉丹法的敘述，知道一些煉丹的主要材料是什麼，它的化學反應是怎樣的。

煉丹家往往兼攻藥物學和醫學。葛洪曾著金匱藥方。肘後備急方等醫書，這些對醫

① 中國古代的科學家（修訂本）五六頁。

② 袁翰青：中國化學史論文集一九〇頁。

③ 曹元宇：中國古代金丹家的設備及方法，見中國古代金屬化學及金丹術。

學上的貢獻也是不小的。因爲不屬於抱朴子內篇的範圍，這裏略而不論。在醫學理論方面，他強調相信良醫的治病，反對巫祝迷信的害人（至理）。又說人的體質不同，因而抵抗力亦異，雖在一同條件下，或病或不病。當世人感覺病的時候，「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咳唾凝沍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這樣看來，人們倘是不注意保健強身，平時缺乏鍛鍊，「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之能傷也」（極言）。這樣闡明強身保健，增強體質和抵抗風寒暑濕的能力，不能不說是相當透關的。

還有值得重視的，如葛洪說乘蹻之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雜應）云云。這初步說明螺旋槳的原理，能使飛車上引空中^①。也是科學技術史上珍貴的資料。

此外，葛洪注意天文，撰有渾天論；注意潮汐，撰有潮說；注意軍事兵法，有軍術等撰作。根據各書著錄，他的著述，總計有六十餘種之多（參本書附錄葛洪撰述書目表）。除後

① 中國古代科學家（修訂本）第五頁劉汝霖：魯班篇。